

百年

孤影

影

张佩纶○清流之踵
谭嗣同○侠的迷津
梁启超○在革命与改革之间
袁世凯○百年孤独
杨度○帝王术与宪政梦
吴经熊○一个法学家的精神肖像



当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愈深入，
历史的本原面容便可能愈模糊。让
我们一起发掘历史叙事背后的话语
权之争，一起感触近代史脉搏的隐
秘颤动！

百年孤影

羽戈 著

東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 立
装帧设计:方 亚
责任校对:王 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孤影/羽戈 著. -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10.6
ISBN 978-7-5060-3894-2

I. ①百… II. ①羽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83162 号

百年孤影

BAI NIAN GU YING

羽 戈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17.25 字数:250 千字

ISBN 978-7-5060-3894-2 定价:32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序：在前面说几句

张 鸣

用传记体来书写历史，头儿是司马迁开的，在此之前，无论《春秋》，《左传》，《尚书》还是《国语》，以及散见的各种典籍，不是叙事，就是记言，人物活动，星星点点地闪在各处，难窥全豹。历史是由人的活动串起来的，读史还是读人物解气，也直接。今日读前四史，不言而喻，还是读人物传过瘾，因为人家写得好。情感丰富者，每每哭之笑之，如八大山人的题款。太史公开创的这一路写史笔法，大体为写意，神形之间，对神似更加在意，区区几笔，活脱脱一个人跃然纸上，让人看了爽气，即便是坏人，也坏得有趣。

可惜，《三国志》以下，正史撰写者笔都有点儿发涩，写意还是写意，只是有形无神，记了事，没了人。撰写者刻意堆上的大段大段的奏章，虽说记了言，但未必是传主发自内心之言，更不是后世读史者乐意看的。正史的人物，每每不如野史笔记，虽说难免道听途说，但那份活灵活现，却深得写意画之真谛。

三转两转，人来到了现代，班马已成绝响，人物传记跟上西人的脚步，开始了长篇大论的排铺时代，从写意转为工笔，一笔一笔的，连一个头发丝都要描上三描。工笔画也有工拙之分，好的描得细，就是一个像，虽说不至于让人感觉画上的美人要下来，但至少有几分活气，差的每每像油盐店里的豆

腐败，一五一十什么都记，但读者最想知道的，却往往没有记。可惜的是，差的长篇传记，要比好得多很多，让人读了，总是气闷。

羽戈先生的近代人物，似处于写意和工笔之间，以写意为主，间或细笔勾描，很老到的笔法，乍读之下，仿佛高阳、高拜石这类文坛老手，一看自传，哦，原来是个80后！

历史随笔，尤其是人物随笔，要想写得好，须书读得多。仗着自己一副利口，键盘下能敲出一串串俏皮话儿，粗粗看上几本历史书，就敢下手的人，不是胆大，就是心大，只是化为文字的货色却小。

就跟我们当年一样，读书见一当十，偶有所得，动辄放言高论，目无余子，在我心目中，80后一辈，胆大心大者大有青蓝之势，这样的作品一问世，我辈九斤老太免不了要感慨一番。不过，羽戈先生的文字不同，笔老，心也老，肚子里书多，笔端就可以看出来；他跟古人对话，无虚骄之狂放，有体贴之同情，让人看了舒服。

对于文字，我的欣赏口味属于比较老旧那一类，不太能够喜欢那些过于时髦跳荡的新潮玩意儿，比较认可那些乍看起来平淡无奇，细品之下却有嚼头的东西，羽戈年纪虽小，但货色旧，所以我喜欢。

与羽戈先生素昧平生，无缘结识，但他的文字却读过，从来没想到过原来是如此年轻人的手笔，他的文字，放在这里，可以嘲笑我一向的偏见——看不上80后，更给我欢欣，中国之大，后继有人。此前，见识过谭伯牛的文字，留白的文字，还有尹钦的文字，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和意境，都令我自愧，也令我兴奋。

蒙羽戈先生不弃，命我写序，序谈不上，写几个字在前面，权当赞辞，如角儿出台，碰头一个大彩。



张佩纶

1~41

清流之踵

- 一、白马清流伤往事 / 2
 - 二、南箕北斗愧虚名 / 5
 - 三、纵横钩党清流祸 / 10
 - 四、战和飞檄两无成 / 19
 - 五、仗策书生哭何处 / 29
 - 六、何处神州何处家 / 33
- 附：宝廷 / 35



谭嗣同

42~71

侠的迷津

- 一、惟将侠气流天地，别有狂名自古今 / 43
- 二、秋光心事两茫茫，飘泊少来剑有霜 / 50
- 三、禅心剑气相思骨，并作樊南一寸灰 / 59
- 四、斗酒纵横天下事，名山风雨百年心 / 64
- 五、四万万人齐下泪，天涯何处是神州 / 70



梁启超

72~99

在革命与改革之间

- 一、引言 / 73
- 二、梁启超的惶惑心态：在革命与改革之间 / 77
- 三、对“革命”的证伪 / 85
- 四、对“变革”的证实 / 87
- 五、后来事，谁人知？ / 90
- 六、革命话语在现代中国的生成 / 94



袁世凯

100~126

百年孤独

- 一、旧案重审之：戊戌告密 / 101
- 二、旧案重审之：洪宪帝制 / 108
- 三、结语 / 121
- 四、补论：“办共和”有什么错？ / 122



杨度

127~210

帝王术与宪政梦

- 一、少年击剑学纵横 / 128
- 二、大泽中霄带剑行 / 130
- 三、每忧同种一书空 / 133
- 四、群雄此日争逐鹿 / 142
- 五、西山王气但黯然 / 151
- 六、风浪相期万里怀 / 160

- 七、天时人事几沉吟 / 171
八、海内文章遂萧索 / 191
九、灯前慷慨平生事 / 198
十、补论:晚年入党考 / 202



吴经熊 211~262

一个法学家的精神肖像

- 一、引言或献辞 / 212
二、宁波生活 / 215
三、法律之路(一):与徐志摩 / 220
四、法律之路(二):与霍姆斯、施塔姆勒和
 庞德 / 225
五、法学观 / 232
六、插曲:霍姆斯之死 / 247
七、从法律到宗教,或以梦为马 / 249
八、超越东西方? / 256
九、结语:政治生涯 / 260
- 代跋:一万年来谁著史? / 263
志谢 / 268

张佩纶

清流之踵



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,在其道德品质方面,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。即使是后者,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,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。

——爱因斯坦《悼念玛丽·居里》

峣峣者易缺,皦皦者易污;阳春之曲,和者必寡;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

——李固《遗黄琼书》

作清流须清到底,犹公之谈洋务,各有门面也。

——张佩纶致李鸿章

一、白马清流伤往事

高拜石《古春风楼琐记》写张佩纶(1848—1903,字幼樵,号笈斋,河北丰润人)在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败北,被褫去三品顶戴花翎,充军戍边。四年后获释,入李鸿章北洋幕府。某次李生病,张便进卧室拜谒,在案头看到两首咏马江战事的诗作:

鸡笼南望泪潸潸,闻道元戎匹马还;
一战岂宜轻大计,四边从此失天关。
焚军我自宽房馆,乘障谁教使狄山;
宵旰甘泉犹望捷,群公何以慰龙颜。

痛哭陈词动圣明,长孺长揖傲公卿;
论材宰相笼中物,杀贼书生纸上兵。
宣室不妨虚贾席,玉阶何事请终纆;
豸冠寂寞丹衢静,功罪千秋付史评。

高阳先生论晚清政事,曾引“杀贼书生纸上兵”一言,评定张佩纶半生功罪,可谓一语中的(见《同光大老》)。曾朴《孽海花》赞誉这两首诗:“一起便得势,忧国之心,盎然言表。”“责备严谨,的是史笔!”——这些夸奖都是浮华的空头支票,就诗论诗,并未落到实处。倒是“情词悱恻,议论和平”八字,道尽了它的妙处,即在于对时事与局中人之种种难言之隐的体贴入微。否则张佩纶便不至于在看完以后,回念往事,情难自禁,“不觉两股热泪,骨碌碌地落了下来”。在主人李鸿章面前感动得失态。

按高拜石记载,张佩纶在百感交集、怆然泪下之余,向李鸿章询问此二

诗的作者,被告知是李的幼女李经璠(按:“幼女”一说当误。早年,李鸿章与周思仪夫人生子经毓,不幸夭折,便将幼弟昭庆的儿子李经方过继以承香火;后娶赵继莲——一名小莲,1864年生经述,次年,即同治四年,生经琦,后又添经远、经迈及小女儿经溥,李经琦实为长女,李经溥则为幼女),小名鞠耦,“敏丽能诗”,既是美女(对应之下,其孙女倒说祖父张佩纶“相貌不配”),又是才女,尚未出阁。李嘱托张佩纶帮忙物色一个女婿。张问:才学地位应当如何?李说:“像你这样,便好。”张便跪下求婚,李冷不防这一着,只好成其美事。

我推测,高拜石记述这一段逸事,其底本很可能就是曾朴的小说《孽海花》。不过两者略有差异:高著说李鸿章入了张佩纶的话语圈套,处于被动地位;而曾著则认为,对女儿的婚事,李鸿章早就属意张佩纶,卧室的那一番对谈,却是准丈人与准姑爷的半推半就,富有作戏的成分。余世存先生编《非常道》,采纳的是前者之说。其实衡诸具体的历史情势,恐怕后者更具可信度,尽管那是为一本正经的历史学者所不屑的小说家言。

我们先说张佩纶。彼时,张已经四十岁,而且结过两次婚。巧合的是,他的前两任夫人亦皆出自名门。第一任妻子是大理寺卿、军机章京朱学勤(字修伯)的女儿朱芷芴。这位清朝的朱学勤先生是浙江余杭人,三十岁(1853年)考中进士,进翰林院,入户部,是1861年辛酉政变当中恭亲王奕訢一派的“四章京”之一,为慈禧太后和恭王诛杀肃顺一党、夺取执政权立过大功。此后十余年,深得恭王信赖,协助其处理大量政务。李慈铭称其:“声气灼甚,外吏争走其门。”曾国藩谓之:“学足论古,才足干时,枢辅之重器也。”可惜他死得早(1875年),不然极有可能像曹毓瑛、许庚身(“四章京”的另两位)那样,飞黄腾达升入军机处。而张佩纶与朱小姐结婚,应该在他中进士(1871年)之后数年,算起来,至多四载的落差,张佩纶估计没沾第一位老泰山什么光。

张佩纶的继室边粹玉,是边宝泉的女儿。边先生字廉溪,号润民,属镶红旗汉军籍。高阳考证,边宝泉的祖先,是那位在崇祯十五年担任陕西米脂

县令、以掘李自成祖坟出名的边大绶——此说应有误，边大绶是河北任丘人，属著名的任丘边氏；边宝泉则原籍奉天辽阳，其祖先随清军入关，定居霸州，这两个边氏完全八竿子打不着。边宝泉是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进士，属于我们后面重点要讨论的“清流党”一系人物——女婿张佩纶是此派的中坚，而岳父边宝泉却有些靠边站，似乎不太合情理。不过他曾经弹劾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献瑞表，媚上取宠，倒也常常被史家提起。边先生的官，从陕西按察使一直做到闽浙总督，堂堂正正的封疆大吏，独当一面，比朱学勤还要显赫。他病逝于1898年，据说与“戊戌变法”有关，慈禧太后未予追究，反而追赠其为太子少保，从优抚恤。而他的女儿1886年就先他而去，亦是一桩悲事。

边夫人故世之后，张佩纶正处于苦寒的流放状态，没来得及续弦。我们都晓得，在中国古代，如果一个女子先后两次结婚，都以丈夫死亡而告终，那么她必定背负“克夫”、“白虎星下凡”的恶名，再想找第三任老公，估计就有点困难。这个道理不知是否适用于男子？说起来，张佩纶的命亦够硬朗，克死两位如花美眷之后，还能遇上李小姐，《孽海花》称其“貌比威、施，才同班、左，贤如鲍、孟，巧夺灵、芸”，尽管岁数大了点儿（时年二十三，按旧时习俗，已经是老姑娘），可论品质，论家世，再对比张佩纶的中年落魄，这姻缘，怎么算计，都是男方占了大便宜。

如此，我们正可分析高拜石健笔之下的历史叙事的真实度。试想，依张佩纶彼时的困窘景况，他的头脑即便被爱情的力量刺激得高烧一百度，是否敢于在卧榻之侧，钻李鸿章言辞上的空子，霸王硬上弓？他与李的关系，属于幕僚与谋主，但他终归不是左宗棠，李鸿章亦不是骆秉章（后一对幕僚之于谋主的行径可谓强悍之至）。他进入北洋幕府，是他落难时期，有寄人篱下的低落苦涩。李鸿章欣赏他的才华，可李绝对不是那种受幕僚任意支使摆布的官员，所谓“晚清第一人”，李的强势进取，正与其师曾国藩晚年的退守无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而张佩纶尽管好空谈，习惯了清流派的高姿态，其本性并不冒昧。所以那一段卧室婚变，可信度实不高。

我们还可以举证。李鸿章非常疼爱这位女儿，他可否会拿爱女的终身大事做儿戏，就那样轻易托以姻娅？就算他措手不及，被张佩纶占了先手，将了一军，难道就没有婉言或直言拒绝的可能？李大人一旦沉下脸，庶民（还是前罪犯）张佩纶又能说什么呢？毕竟，其间只存在人情的拉扯。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贵胄家的人情如暖春后的冰，一触即破。

比较起来，还是曾朴《孽海花》的说法更为可信。李鸿章很早就看上了张佩纶，不但帮助他开脱罪责，还纳入幕府，将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他作第三任妻子，这中间，怕不是一个“世人皆欲杀，我意独怜才”能够解释的。我基本同意高阳先生的观点，李张两家结亲，李鸿章正有传授衣钵，培养张佩纶作北洋系之二代传人的深远意图。说到底，1888年11月15日在天津举行的这一场火树银花的婚礼，不折不扣是一桩政治婚姻。这在中国历代之官场并不算罕见（如与张佩纶同时代的袁世凯，他所结的亲家有：袁克定之岳丈吴大澂、克文之岳丈刘尚文、克良之岳丈张百熙、克端之岳丈何秋涛、克权之岳丈端方、克桓之岳丈陈启泰、克齐之岳丈孙宝琦、克轸之岳丈周馥等，不是重臣，即为名流，足以支撑大变局的半壁江山）。我们正可由此为入口，走进玲珑棋局般的晚清政治史，做眼、打劫、护断、疑问手、生死决，看看能有怎样的收官。

二、南箕北斗愧虚名

据《清史稿》，张佩纶的官，曾做到左副都御史、侍讲学士，马江战役之时，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。三品职分，对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古典知识人来讲，已经不算小了，可却匹配不上彼时张佩纶正高昂如中天之日的声望。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有“二张”齐名，他们都是河北人，亦为好朋友，一个即张佩纶，另一个是张之洞。后一张的年纪要大上十多岁，科名更要早一些，可两人风光的时候，却是难分轩輊。1881年，张之洞跳出了京城的政治漩

祸，出任山西巡抚，从此如鲲鹏扶摇直上九千里，兴惠政，办洋务，最终拜大学士，入军机，成为晚清名臣。对照之下，张佩纶的晚景则要黯淡许多，仕途仅止步于“卿贰”，尚没有转正。

二张均是进士出身，点翰林，作学士，以弹章撼动时世。当时有“翰林四谏”的美誉，除了这两位，还有满族宗室宝廷，最后一人，我见过两种说法，一说是黄体芳，一说是陈宝琛（《清史稿》取前者，某些野史笔记取后者）。此外，好事的时人将绰号为“铁汉”的邓承修加进去，合称“五虎”。有学者统计《清史稿》，这一时期以弹劾官员出名的人，除以上所言的六人之外，尚有吴大澂、刘恩溥等。待这帮人抱成一个团，便生出了另一种说法，叫“清流党”。其中以张佩纶的风头至为劲爆。沃丘仲子（费行简）《近代名人小传》论赞：

仪容俊伟，善辩论，好搏击。官翰林日，频上书弹京省官吏，封章多于台谏。其奏疏深文周内，恒以诸臣恣纵、蔑视两宫为言。适如孝钦（慈禧）意，故所言无不行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，即罪之，旧所鲜有也，言路益发扩，朝士多持清议，辄推佩纶为主盟。

其实晚清“清流党”的领导核心，不是张佩纶，而是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有“高阳相国”之称的河北高阳人李鸿藻（听名字像李鸿章的兄弟，实则不然，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，时称“李合肥”，且他的行辈为“章”字，非“鸿”字，他的哥哥和兄弟分别叫李瀚章、李鹤章等）。此一事迹，无论是时人的笔记，还是李鸿藻的年谱，都不做避讳。兹举数例：

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：

近日北人两张一李，内外唱和，张则挟李以为重，李则饵张以为用，窥探朝旨，广结党援，八关后裔，捷径骤进，不学无术，丧心病狂，恨不得居言路以白简痛治鼠辈。两张即张佩纶与张之洞，一李即李鸿藻。文廷式称李

慈铭“秉性狷狭”，汪辟疆称其“诋毁时人不胜录”，但此处的评语倒不能说完全无中生有，摒弃那股怨气和刻薄，仍可视为同时代人对清流的普遍印象。

胡思敬《国闻备乘》：

李鸿藻好收时誉，诸名士皆因之而起。光绪初年，台谏词垣弹章迭上，号为清流，实皆鸿藻主之。惟邓承修、边宝泉无所依倚。鸿藻每入见，凡承旨询问，事不即对，辄叩头曰：“容臣细思。”退朝即集诸名士密商。计既定，不日而言事者封事纷纷上矣。南皮张之洞，丰润张佩纶尤为鸿藻所器重。

《李鸿藻年谱》：

张之洞、陈宝琛、张佩纶多以公（李鸿藻）马首是瞻，彼等所上奏摺，亦先得公之同意。

当时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。清流谐音为“青牛”，有牛头、牛角、牛肚、牛鞭、牛尾之说，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。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鸿藻，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；张佩纶、张之洞为青牛的双角，犀利好斗，专门用来触人；陈宝琛为牛尾，宝廷为牛鞭，王懿荣为牛肚，其余牛皮、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。淮军将领张树声之子张华奎，为牛腿，或称“清流靴子”（李慈铭言其为牛毛上之跳蚤），一意讨好清流，为牛头牛角供奉饮食、效犬马奔走之劳。更有人进而言之，遇要事，李鸿藻一般不大出面，张佩纶才是真正的牛头，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，凡被触及，必受巨创。

张佩纶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：“往还五千里，咒骂十三家。”气魄十

分雄大。有人统计他于光绪十年(1884年)之前所奏劾的单单是三品以上的官员,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。《清史稿》上说:“如侍郎贺寿慈,尚书万青藜、董恂,皆被劾去。”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、军机重臣王文韶。不知这一数目,在争砺锋锐、搏击当路的古今言官当中,有几人能够比拟?

且说一则逸史。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,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。作文、练兵、治河、办教育、调理人事关系,样样精通。他在河北道任上,曾参与会审晚清著名的替身案——王树汶案。此案九转十八弯,堪称晚清司法与政治现象最残酷的注脚。这本是河南南阳府镇平县的一起强盗案,真凶叫胡体安,少年王树汶乃是他找来顶罪的替身。临刑之时,王树汶幡然醒悟,大呼冤枉,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央,刑部复查,终予以平反。那些会审的审判员们,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,或免职,或降级。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江按察使,按照晚清官场的潜规则,追究责任,适可而止,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,何苦要赶杀到底?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。但在光绪九年,时任左副都御使的张佩纶,与陈家既无冤,亦无仇,却还是参上了一本,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,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。^①结果,清廷下谕,拟追加处分。这下陈宝箴不干了,他说:“一官进退,轻如毫毛比,岂足道哉?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,士不思竭忠补阙,反声气朋比,颠倒恣横,恐且败国事。吾当不恤自明,籍发其覆,备兼听。”于是上书抗辩,而且反咬一口,“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”。两造都坚执己见,朝廷只好下令阎敬铭来查问。阎先生乃是晚清名臣,“气貌不扬”,却“心雄万夫”,以强项自命,一身奇崛的硬骨头。他死后,谥号是“文介”,据说“介”是个恶谥,得此谥者,大清朝惟阎敬铭一人。可高阳认为,“介”作“耿介”理解,最能见阎敬铭的凛凛风骨。就是这位阎文介公,处理此纠纷,却“首鼠两解之”,一味捣糨糊。最

^① 这正是张佩纶的行政风格。大约在同一年,张佩纶奉命前往陕西查办案件,除了劾预定对象陕西巡抚冯展云以外,复论列多人,陈夔龙称“寻常查办,无此认真”。往好的方面讲,这是不畏权势,不惧潜规则;往坏的方面讲,则有以铁腕买名的嫌疑。参见陈夔龙著:《梦蕉堂杂记》,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一版,第74—75页。

终，陈宝箴落得“追论官河南听狱不慎，罢免”^①从此自放白云山水间。我举此例，一是想表明清流的宗派意识之严重，可谓人所共知，乃至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他们的恶行。但即便如此，朝廷还是站在了张佩纶这一方，连阎敬铭这等不畏权势的人，都选择妥协退让，息事宁人，这就是我想阐述的第二点：张佩纶的气焰之盛，实不愧“牛角”（恐怕得是犀牛角）之誉。

张佩纶弹劾朝官的风格，可以归纳为“对人不对事”——所谓“好搏击”，自然是攻击人身。这与张之洞正好相反。后者“但谈时事，不事搏击”，可谓“对事不对人”。我们今日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，多半会赞赏后一种。因为唯有就事论事，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，才是真正干实事的态度，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入良性运转的轨道。如果就人论事，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缤纷的世界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，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，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，却不顾事态的进展，与谁有仇怨，就死命咬谁，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，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团斗争的褊狭。古人喜欢说“因人成事”，确是硬道理，可它不应该教条化、僵硬化而运用于讽谏，其恶果往往是“因人坏事”。

但论者评定二张，赞扬的天平却向张佩纶倾斜。清流时期的张之洞所上奏折、附片共计三十九件，无一弹劾他人，无一非因事陈言。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佩纶的奇迹。而张之洞因此背上“宦术甚工”、“极会作官”的恶名。^②“对事不对人”就是工于“宦术”？确实，张之洞的弹劾风格，一般不会得罪人；而张佩纶的弹劾风格，则会一再得罪人。是否在乎得罪人，得

^① 参见其子陈三立的记述。《散原精舍文集》，辽宁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，第72页。

^② 可以参考曾任职大理寺卿的徐致祥弹劾张之洞的一段著名奏辞：“谋国似忠、任事似勇、秉性似刚、实则志大而言夸、力小而任重、色厉而内荏、有初而鲜终。徒博虚名、无裨实际，殆如晋之殷浩；而其坚僻自是，措置纷更，有如宋之王安石。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，议论之妙，无有过于张之洞；作事之乖，设心之巧，亦无有过于张之洞。”